

明季忠義叢刊

胡山源編

各地義民遺事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各地義民遺事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夕世西九路馬路

編	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高誼

所謂民族思想，乃近代之產物。昔日地大物博，人人得而安居樂業，即有一二野心家，興兵稱雄，亦一家一姓之得失，與全民族無關。例如我國歷史所載，雖代有外族侵入，但如蚩尤之戰，夷狄之患，匈奴之擾，五胡之亂，殆皆肆行劫掠，以多獲財物爲滿足，初無毀滅他人民族，移植自己民族之目的，不得謂之民族戰爭。迨宋室南渡，胡元建國，朱明覆亡，滿清奄有中原，興亡之際，攻戰拒守，情況激烈，民族思想，於是蓬勃而起。

西洋亦然。自工業革命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以謀國外市場，鯨吞蠶食，不遺餘力。民族思想，亦愈演愈烈。

夫一民族，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彼此迥不相同。故民族無論如何弱小，決不願舍己從人，泯其特性。事也，勢也，亦人情也。

我國自宋以來，歷次民族抗戰中，以明季抗滿爲最烈，而民族思想之色彩，亦以明季爲最濃。蓋後來居上，天下事固當如此。胡君着眼此點，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

或曰，今茲五族共和，漢滿一家，胡爲乎舊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義叢刊者，以外形言，固爲表彰

明季忠臣義士，動人觀感；以內容言，則爲提倡民族思想，發人深省者也。蓋凡爲國民，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苟有一技之長，即當出其全力，以爲國用。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搜幽鉤奇之餘，更吮毫伸紙，寫成專篇，其用心固非僅聘其詞華，以文學自鳴而已。援古證今，尙係一般看法；借古勵今，乃爲作者之真意，幸讀者留意及之。

抑江陰、嘉定、揚州等處，皆爲余舊遊之地，尤以江陰爲最久，幾成余之第二故鄉。余自小求學江陰，前後凡七載，足跡遍城鄉。童年景象，猶歷歷在目。深覺睢陽廟、二侯祠、戚公祠、三公祠等，英風宛在，豪氣凜然，大足以振頽立懦，蔚爲民族之光。至於一般民情，亦多激昂慷慨，砥厲廉隅，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出一頭地。茲者，陣雲低壓，寇氛日深，讀此忠義叢刊，余懷渺渺，尤多思古之幽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固不僅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而已。

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余仍不能不爲之一言，以爲介紹。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頗合余之主張。至於作者用筆，句斟字酌，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尤爲本書之特色。倘各級學校以此爲國文課本，或爲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海內賢達，幸垂察焉。

凡 例

- 一、本書純從民族觀點出發，故所錄皆明末抗滿義民之事蹟。其有抗李自成或張獻忠者，雖義不錄。
- 一、本書掇拾明清諸家野史筆記而成，不錄明史，故稱「遺事」。蓋明史具在，極便取閱，本書意在補其不及，藉供參考，以成一代文獻耳。
- 一、本書以省分篇，藉便檢閱。
- 一、江陰及嘉定兩地義民遺事，已附見該兩地義民別傳中者，本書不再錄入。續有發見，未及錄入該書者，則補錄於此。
- 一、各人所隸之省，以死事之所爲準則。如其人遍歷多省，所有事蹟，並不都在死所，或文中並未確言其死，則亦酌爲變動，隸入出生之省。
- 一、所錄諸人，往往有以平民抗滿，在其生前或死後，由福王或永歷等贈官者，則仍視作義民，蓋其抗滿時，固未食明室之祿，不必卽謂之忠臣。
- 一、秀才、舉人、進士等，雖有功名，未食明祿者，概視作義民。
- 一、本書以編者一人之力，在百忙中掇拾而成，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分篇前後，恐亦有所未當，尙祈博雅君子。

子，進而教之。

二十八年十月，編者謹識。

胡山源先生著譯

古今酒事 (內分專著藝文故事三輯) 三元

古今茶事 (內分專著藝文故事三輯) 印刷中

詞準 (內分作法調譜詞選韻四篇) 一元四角

幽默詩話 一元

幽默筆記 八角

江陰義民別傳 六角

嘉定義民別傳 六角

各地忠臣遺事 八角

各地義民遺事 八角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六角

黑人成功傳 (與林漢達君合譯) 五角

人人是堯舜 (青年成功叢書之一) 四角

明季忠義叢刊

列入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世界書局印行

各地義民遺事

總目（以省份首字筆劃多少爲序）

山西	一
山東	八
江西	一二
江蘇	二一
安徽	九七
河南	一〇四
直隸	一〇六
浙江	一一〇
湖北	一六三

湖南……………一六五

雲南……………一六七

福建……………一六九

廣東……………一八三

補遺

山西

〔目次〕

傅徵君

牛太初

韓世琦之母

顧忠夫婦

傅徵君

傅徵君，小字青主，山西人。檀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常事競爲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報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落拓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軀臚）

牛太初

牛翁名位坤，字調均，別號太初，世居澤州高平邑。父某，僑儻磊落，好賑施，一方推爲長者。翁生而英穎，喜

讀經史百家言。癸酉，挾策試太原，會流寇起，張甚，剽鄉井。翁聞，中道亟還，冀其父避南山之南。猝遇賊，翁度不獲免，策其父疾趨，身故遲遲而行，委以餌盜。父得脫，翁遂被執。刃及頸者四，斷未及喉，強以肘衛項，血淋漓，伴偃臥得免。寇稍戢，益發憤卒業，肆力古今文，冀一第爲父歎。父尋卒，事繼母以孝聞。未幾，皇清定鼎，翁遂混迹博徒酒人里，俠以興自豪，絕不復言科舉事。生平慕陳同甫爲人，晚復愛孫太初，因爲號。蒼一亭，顏曰「六宜」，偃臥其中，且讀且耕且賈，以餬其口。與賢豪長者語道理，衡古今事當否，人物高下，則雄談橫辯，慷慨激直，不字少借。以故鄉先生臧否，得翁一言爲輕重。里井中爲不義者，不畏有司畏翁知，翁真不愧太邱云。翁生三，長兆士，捷進士；仲兆甲，季兆鼎，皆鄉學生。方翁之脫父患于南山也，父潛匿古廟假寐，蘇神賜青獅二，忽一人蒙髮濺血持而去。覺見翁來，被賊刃創甚，如夢狀。因鑿石獅子二，期翁顯，翁不聞，顧其子，人嘖嘖以爲祥。

（許汝霖德星堂集）

韓世琦之母

韓世琦乃蒲州韓壩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廣陽雜記）

顯忠夫婦

山西大同城外，有高家村，村民聚族而居。大半高姓，就中有名高懷仕者，年六十餘，兩鬢如雪矣。早歲喪明，有一孫名顯忠，翁雅愛之，甚於嬌兒；及長，從師習拳，且喜讀孫子兵法，嘗謂人曰：「吾欲學萬人敵，他日當效班定遠，傳介子，立功異域，否則亦必保障一方，爲民造福，方稱吾志。」懷仕喜曰：「此吾家跨竈兒也。」一日，顯忠外出，欲之大同，途遇一叟，銀髯皓髮，狀貌雄奇，睨之而笑。顯忠怒曰：「笑何爲者？」叟曰：「睹子之貌，迥非常人，但盛氣虎虎，頗有自滿之態，殊非大器耳。」顯忠曰：「若能拳乎？我與君對戰三合，何如？」叟掀髯微笑曰：「久矣予之不託於拳也，子好勇鬥狠，不妨挫子銳氣。」顯忠大怒，撩衣奮拳而進。叟見來勢兇猛，即閃身側避，起兩指躍而前，中高腋下，顯忠頓覺全身麻木，不能移步。叟笑而言曰：「子服乎？」顯忠點首，叟以手撫之立愈，且曰：「子固可造之材，倘不以老朽爲固陋者，盍隨我來，三年後當還汝一副好本領。」顯忠大喜，拜謝曰：「不意我師垂注草莽，此固弟子所夙願者也。」卽隨叟去。（外史氏曰：此翁能倨傲鮮腆，折其盛氣，因其未進而進之，殆圯上老人之流歟？而顯忠於片刻之間，歛其悻悻之氣，甘心拜服，能有所忍，然後可成大事，此所謂孺子可教者非耶？）

是日，懷仕盼孫不歸，大驚，遣人四出尋之，不得端緒而返。自此上自主翁，下及戚類，莫不戚然憂之。越四

年，顯忠忽返家，重見祖，祖大喜，終夜絮絮，爭話離情。顯忠曰：「兒藝已成，將來不愁無出人頭地之日。」時山西多盜，屢出掠村莊，高家村素以富厚聞，盜首糾衆，約期至見，先使人致信村衆，命村人釀金若干以待，否則莫怪玉石俱焚云。村人見之，驚懼無措，齊呼奈何。顯忠曰：「寇至，我視之直腐鼠耳。今當令其乘興來敗興去也。」衆羅拜曰：「公子非常人，具此回天手段，我輩咸聽調度。」顯忠遂命曰：「及期，汝等可備索捆賊，餘事無與汝等，余當之足矣。」村人曰：「余等當爲公子助。」顯忠曰：「若然，可飽食，來此聽命。」村人諾諾而去。至期，顯忠於飯後往園中，以所得拳技更一練習，默念曰：「如此足以殲之矣。」時正暮鴉歸林，炊烟四起，時也，村人漁歌樵唱，皆來會集。顯忠荷弓懸矢，更執二鐵鞭，武裝竟，遠聞號呼聲，馬蹄聲，雜沓而至，於是率衆出過莊橋時，盜衆數十已奔馳至，爲首有首領三人。顯忠不俟其前，連發三矢，竟殪其二。盜初不虞村人之敢出而抵抗，更不意村中有此人才，衆心俱散，有懼而逃之勢。顯忠遂舞雙鞭，怒吼而出，揮衆急進，呼聲雷動，盜爲辟易。惟爲首者一人，猶率數悍盜，死戰不退。顯忠驟步及之，盜亦善用雙鞭，兩人交手移時，盜陡呼曰：「若師非懸世山人耶？」顯忠曰：「唯，子問何爲？」盜伏拜曰：「固知非我師所授技，無如是之精妙絕倫。」顯忠始知是盜亦叟弟子。於是盜首盡遣餘盜，顯忠邀之至家，詢之，知其姓戴名浪，亦世家子，好拳勇，因醉誤傷豪家子，懼爲所陷，出亡於外，流蕩無所之，致流而爲盜。顯忠因語以立身之道，並謂「大丈夫當舍身爲國，不當廁足綠林。今子既無歸，盍棄舊業，暫止余處。」浪喜感交加，衆中有呂功衛棟二盜，亦願相從，顯忠皆允之。自此

而後，高顯忠之名，非特一村盡知，且聲聞遐邇矣。

鶯啼燕語，柳綠桃紅，顯忠與戴浪在此春日中，殊覺無事，徒以馳馬擊劍作消遣計。一日，忽有賣技者來，自述力，一翁精神矍鑠，挈一女，年可二八，花容月貌，丰韻絕佳，且善武技，能一足獨立作馬上舞，設場村北。顯忠聞之，偕浪往觀，見女技果高，身輕如燕，貌美於花，憨態可愛，顯忠睨之，則微笑，顯忠不禁神往。浪知之，戲以錢擲女。女正在繩上，翹兩足向大，見錢來，從容取，嚙口銜之，衆咸大譁。老翁曰：『何處官人，來惡作劇？若非吾兒技高者，則嬌喘不日受傷耶！』浪力推顯忠進場，顯忠以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上前揖曰：『老翁休怪，適戲友戲耳。』翁曰：『相君貌，諒亦不凡，如有興與我兒一鬥，何如？』衆咸呼曰：『此我村高公子，嚙不知者，兩父女何人，敢自誇耶？』顯忠笑脫外服，翁以手遙向女作勢，意中似有言，女俯首作微羞狀，遂各立門戶，女進一步飛一足起，顯忠側讓，思捉其足，而女已改作蝴蝶穿花勢，撲至。顯忠迎拒之，一掌虛揚，作鶴子翻身，女欲側身，顯忠急自後腰抱之以起。女亦不再拒，但紅暈雙頰，雲鬢微蓬，俯首不則聲而已。顯忠輕放下，彩聲雷動，羣相贊嘆。翁即前進曰：『公子藝高，固堪佩服。女曾自誓技勝己者，則嫁之，今公子既勝，當收之爲婦。』顯忠不應，翁曰：『公子嫌棄老朽，不欲允婚乎？別無他求，還請與老朽一較高下，不過老朽無能而已。』言畢，見場有合抱松樹一，翁即輕以手撫之，如摧枯拉朽然。顯忠大驚，知翁非常人，今若不允，設敗翁手，往日英名，行當喪盡矣，因以未奉祖命辭。翁曰：『公子而允，令祖當無不允。』顯忠初已戀女，不過從未穩家世情形，且陌路

卽成婚媾，恐遺物議，故不敢遽允。至是以佩玉授翁爲聘禮，翁亦向女取一金釵授顯忠曰：「此吾兒絕技也，留之以爲婚證。」三月後，某日，余當送女來侍巾櫛。遂各上騎向東馳去。老翁雲姓強名。女小字梅兒，後知者翁非賣技者，耳高名，欲婿之，苦不能見，乃假賣技以成其事云。

顯忠旣歸，以稟懷仕，懷仕允之，爲備青廬。屆期，顯忠華服美冠，上下煥然一新，親友咸來道賀。午後，翁果導女來，輿馬甚盛，妝奩尤豐，於是舉行婚禮，一雙伉儷，齊入洞房。更肆筵設席，款翁上坐，衆賓以次就坐。席次，雲翁起謂懷仕曰：「小女不諳閨訓，諸事須求原諒，且顯忠時督責之，勿稍姑息。余之心事已了，行作海外游矣。」言畢，舉一大觥爲高氏祖孫及來賓壽，且入新房與梅兒叮嚀數語，卽命家人備馬。高氏祖孫苦留不得，遂別去。臨行時，又贈顯忠一馬，周身亦毛，骨格雄駿，神駒也，且謂顯忠曰：「賢倩寶之，他日能跨此馬出入戰場，爲國家建功立名，則不負老朽今日一片心矣！」顯忠拜謝之，祖孫送至莊前而返。夜宴旣畢，顯忠入房，香肩軟倚，玉手輕攜，新人之樂，誠非筆墨所能形容矣。

結婚之後，音氣相投，我我卿卿，如水之融乳，磁之吸鐵。久之，顯忠始知女非無技，前日乃假敗耳，遂笑謂女曰：「卿何愛余之深，余深咸汝矣。」女亦嫣然微笑。逾稔餘，懷仕西歸，顯忠痛哭成斂。葬後之三年，流寇大起，李自成張獻忠擾亂天下，所至劫掠，殺人如麻。顯忠集村人練鄉團，置砲壘，以是流寇來犯者，輒敗去。顯忠戰時，常騎翁贈之馬，往來馳驟，疾如鷹隼，猛若虎豹，賊將手措不及，而死於鐵鞭者，不可勝計，流寇稱爲飛鞭。

將軍多望，風畏避。時大同被圍，圍攻，顯忠命戴浪先往救，自將一軍爲後盾。不及半途，遇賊軍來犯高家村，號砲連天，旗幟招展，正呼嘯而行。鄉團趨前交鋒，梟將史某爲顯忠所斬，大敗而去。圍得敗訊，怒甚，急攻大同。總兵姜壤降，顯忠至，已不及，退保其莊，賊以其難犯去之。顯忠方欲號召英傑，以平賊自任，尋聞李闖將抵京城，顯忠欲率衆中行，合邊兵入援，而崇禎殉國，一桂借兵，流寇已平，清主中原，諸信迭至。且戴浪等亦以轉戰羣寇而陣歿，臂助已失，鄉團瓦解。顯忠進退狼狽，猶欲以隻手挽回大局，聚健兒數百人，與其婦雲梅兒率師勤王。師次保定，遇清軍數營，顯忠與梅兒率壯士背水鏖戰，大破之，二人皆身受重創，聚部下兵，不過百數十人。目聞肅王豪格率重兵將至，救援斷絕。顯忠乃長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拔劍大呼：『我負我大明，負我師，我翁，我妻。大丈夫至是死耳！』遽自刎而亡。梅兒不虞其如是，亦大哭以身殉之。諸義兵葬二人於郊外，多以身從者。（外史氏曰：烈哉！田橫五百義士，殆不能專美於前矣。）（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山東

〔目次〕

左公母

姜瀉里死難

一壺先生

一壺先生

葉廷秀

蘇壯口先生

左公母

徐烈母，寧海州儒家女，萊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崇禎甲申，左公啣命督餉江左，母居京師。三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尙書忻、郝侍郎督徒步以從，至白溝河，仰天嘆曰：『嗚呼！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吾兒，勉之，勿以我爲念。』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立命處，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死，相距僅一載，萊陽宋孝廉林寺璉爲予說。

（池北偶談）

姜瀉里死難